

# 萬塔之城

## 蒲甘

胡進杉

緬甸地處中國西南，與我國人文種族政治經濟關係密切，緬人心性純良，全民敬奉佛教，歷代高僧輩出，真所謂清涼之世界也。又南臨大海，北倚峻嶺，東西高原屏障，阡陌交錯，物產自足，加以風景秀麗，紛煩不到，實現世之桃源。今年三月中浣，為避塵囂，暫遣案牘之勞形，遂有佛國之旅。復聞蒲甘為緬甸古都，地多佛教聖蹟，加以年事稍長，不堪游從勞頓，乃專擇其地自在遨遊，歷時七日。時適有本院十數位賢達奉命考察泰東寮三國，發表宏文，載譽歸來，諸賢達鴻詞博學，撰寫遊歷心得佳作多篇，字字珠璣，月刊主編為饗讀者，乃彙總成冊，名曰東南亞專輯，並命拙敘緬甸之行，以繫驥尾。於是焚膏繼晷，勉強成篇，既乏辭藻，復愧疏謬，讀者鑑之。噫！本欲無事，卻膺文網，佛言諸法無常，豈非之謂歟？謹序云爾。



圖一 蒲甘王國地圖 蔡奇材繪製

### 蒲甘王國

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九〈外國五〉：「蒲甘國，崇寧五年（一一〇六）遣使入貢，詔禮秩視注輦（今南印度）。尚書省言：『注輦役屬三佛齊（今印尼），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，緘以匣牘，今蒲甘乃大國王，不可下視附庸小國，欲如大食（阿拉伯）、交趾（今越南）諸國禮，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，貯以間金鍍管籥，用錦絹夾牘緘封以

往。』從之。」蒲甘（Bagan，舊稱Pagan）位於緬甸曼德勒（又名瓦城，Mandalay）西南一四五公里伊洛瓦底江（Ayeeyarwady）的東岸（圖一），是緬甸第一個統一王朝——蒲甘王國的首都，蒲甘王國是當時東南亞地區一個版圖遼闊、國力強盛的大國，因此宋代政府才有上述高規格的決定。

緬甸形似一隻帶尾巴的紙鳶，尾巴部分由向南延伸至馬來半島的狹長形陸地構成，面積六七五八一平方公里，約台灣的一八·八倍，由緬人

(Burman)、掸人(Shan)、孟人(Mon)等五十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，緬人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。它位於中南

半島的西部，其北部、東北部與我國雲南省為界；東部、東南部與寮國、泰國相鄰；南瀕孟加拉灣(Bay of Bengal)；西部及西北部與印度、孟加拉國接壤。西部的阿拉干山脈(Arakan)與東部的掸邦高原為其東西屏障，東邊的薩爾溫江(Salween)及西邊的伊洛瓦底江分別貫穿南北，為其古代文化的搖籃，尤其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和三角洲平原，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，是緬甸的魚米之鄉。緬甸介於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之間，全國分為上緬甸和下緬甸兩個主要地理區，兩者間並無明確界線，上緬甸指緬甸距沿海較遠的北部廣大內地，下緬甸則包括南部孟加拉灣(Bay of Bengal)、安達曼海(Andaman Sea)沿岸和三角洲地區。上緬甸自古以來即為中國通往印度，乃至歐洲羅馬的陸上要道，下緬甸又為

中國航行到東南亞、南亞和西亞各國的海運中轉站，對於溝通東西方的政經文化交流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緬甸，我國的史書漢稱「掸國」，唐稱「驃國」，宋稱「蒲甘」，元稱「緬國」，明朝以後始稱「緬甸」。而緬甸的掸人稱其為「曼」(Man)，孟人稱「緬馬」(Mirma)，英國人謂之「Burma」，緬人自稱「Myan ma」或「Bama」，均來自梵文的「Brahma」，意為「梵、梵天或婆羅門」。在蒲甘王朝統一緬甸之前，境內的各民族，有的在大河流域或河谷地區建立國家，有的在高原地區和山地合組部落聯盟，有的仍停留在原始社會。最主要的國家有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驃國(Pyu)，下緬甸的孟人國家，東北部的掸國，西部阿拉干地區若開人所建立的國家。

蒲甘王朝是緬人所建立的政權，原隸屬於驃國，其領地主要分佈在以蒲甘為中心的緬甸中部地區，也就是伊洛瓦底江、欽敦江(Chindwin)等主

要大河的匯流處。傳說西元二世紀塔摩塔利王(Thamoddarit)始建蒲甘城，八三二年驃國為南詔所滅，第三十四代頻耶王(Pyinbaya)遂於八四九年在蒲甘建國，並建護城河、城牆和十二個城門。新王朝一開始並不穩定，到了一〇四四年第四十二代阿奴律陀王(Anawratha)即位，才結束近二〇〇年混亂的局面。蒲甘又名「燒焦之地」(Tattadesa)，土地乾旱，但附近的皎克西(Kyaulse)和敏巫(Minbu)則土壤肥沃、物產豐富，是當時緬甸的糧倉，阿奴律陀又興修水利灌溉工程，擴大耕種面積，並大量的使用鐵器農具，使農業有很大的發展，而隨著城鄉人口的增加，又建立按人口比例抽丁的徵兵制度，以擴大兵源，且緬人善於騎射，象、馬騎兵是王國的主力部隊，因此阿奴律陀鞏固蒲甘王國後，便憑藉著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，開始了統一緬甸的戰爭。一〇五七年他首先率軍南下，征服直通(Tha-ton)王國和勃固王國等孟人國

家，統一整個下緬甸，使蒲甘領土直抵海邊；接著又向西擴展，翻越阿拉干山脈，占領阿拉干北部；在東北部，也把其領域擴展到與撣邦交接，並在曼德勒、八莫（Bhamo）等地構築要塞，防堵撣人南下，並曾一度兵臨大理城求取佛牙，返程又受到撣族各豪酋的歸順朝覲，而完成緬甸史上的第一次統一。阿奴律陀之孫阿隆悉都（Alaungsihu）是蒲甘王朝在位最久的一位國王，在其在位的五十五年期間（一一一三—一一六七），領土持續向外擴張，國勢達到最盛，其版圖北起八莫，南抵海，東至薩爾溫江，西極阿拉干。一一六七年八十一歲的阿隆悉都為其子所弑，王室鬩牆，蒲甘國勢漸弱。雖然在那羅波蒂悉都（Narapati-sihū）統治時期（一一七四—一二一一），有過短暫的中興，但整個王國已經開始衰落，其主要的原因有二：一、蒲甘諸王大興寺塔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；二、國王大臣富豪把大量的土地及耕種

農田的居民一起施捨給寺院，使得土地勞動力和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寺院，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受到嚴重的削弱，王朝末期全國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掌握在僧人的手裡，遠遠超過國家的領有。一二五四年，末代君王那羅梯訶波蒂（Narathi-hapati）即位，更窮極奢靡，繼續強徵民力興建彌加羅惹地佛塔（Munggalazei Pagoda），更加重飽經剝削群眾的負擔，民不聊生，盜賊蠭起，而治下各族遂趁機崛起，割據一方，北方的撣人、南方的孟人、西南部的阿拉干人，紛紛脫離蒲甘的控制。就在此時，忽必烈已建立雲南行省，並於永昌（保山）設置金齒等處安撫司，緬北的部落紛紛歸附元朝，引起那羅梯訶波蒂的不滿。據《元史》卷二一〇〈緬傳〉的記載，至元八年（一二七二），十年忽必烈兩次遣使入緬，諭其內附，但緬王自恃兵力強大，不僅不肯俯首聽命，更於十四年發動象、馬兵等五萬，企圖奪取金齒地區，卻為元軍所敗。此次

戰爭，當時的大旅行家馬可波羅（Marco Polo）於其《行紀》中有詳細的記載：「當忽必烈遣軍駐紮永昌時，緬王自云彼為國主，勢力較強，將盡殲大汗軍，俾其不再遣軍至此。於是此王大聚其眾，與夫兵械，得大象二千頭，各象上負木樓，極堅固，樓中載戰士十人或十二人以戰，別有步騎六萬。不久即遣軍出發，行至大汗軍頓止處三日程之地結營。韃靼軍統將納速刺丁率軍一萬二千騎至永昌平原迎敵。緬國王自其地率軍出發，至於永昌平原，開始進軍攻擊，韃靼軍馬見敵戰象，大驚駭，遂退走，緬軍乘勢追逐。韃靼將立命各人下騎，繫馬於附近森林樹上，已而引弓發矢射象，韃靼善射，無人能及，前進之象，未久死傷過半。敵軍士卒射不如韃靼之精，亦傷亡甚眾。時矢如雨下，象負傷者奔逃，踐踏聲大，儼若世界土地全陷。諸象逃散入林中，樓甲等一切戰具全毀。韃靼軍見象逃不敢再戰，遂重登騎，進擊

其敵，持刀與骨朵與敵酷戰。羅王軍雖眾，然非善戰之士，亦未習於戰，於是見刀與骨朵俱下者有之，騎士戰馬被屠殺者有之，頭足手臂折斷者有之，死傷臥地而永不能再起者無算。緬軍不能復敵，遂潰而逃。韃靼見敵敗走，乘勝追逐，殺戮無算，得二百餘象。」至元二十年，元朝已滅南宋完成全國的統一，世祖遂動員四川、湖南軍隊，大舉進兵緬甸，先後攻克江頭城（八莫）、太公城（達岡），設征緬行省統其地。那羅梯訶波蒂聞太公城陷，棄蒲甘南逃，並於一二八五年遣使求和，正在此時緬王爲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，國內大亂，元軍趁勢於至元二十四年（一二八七）二月攻占蒲甘，蒲甘亡。蒲甘從阿奴律陀起共享國二四四年（一〇四四—一〇八七），傳十一代：

阿奴律陀（Anawratha 1044-1077）→（子）修羅（Sawlu 1077-1084）→（兄弟）江喜陀（Kyanzitha 1084-1113）→（外孫）阿隆悉都

（Alaungsithu 1113-1167）→（子）那羅都（Narathu 1167-1170）→（子）那羅蒂因迦（Narathinkha 1170-1173）→（兄弟）那羅波蒂悉都（Narapatithu 1174-1211）→（子）難壇摩耶（Nadaungmya 又名提羅敏羅 Htilominlo 1211-1234）→（子）迦娑婆（Kyaswa 1234-1250）→（子）烏沙那（Uzana 1250-1254）→（子）那羅梯訶波蒂（Narathihapati 1254-1287）。

蒲甘王朝滅後，緬甸進入長期的割據分裂，各國彼此對峙，戰爭頻繁，直至一五二一年緬人莽瑞禮（Tabinshwehti）建東籲王朝（Toungoo dynasty），才完成緬甸的第二次統一。

### 法雨西來

緬甸的五二〇〇萬人口（二〇〇五年統計）中，有百分之八十九是佛教徒，佛教在緬甸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諸領域，占有極重要的地位。其與緬人生活的密切關係表現在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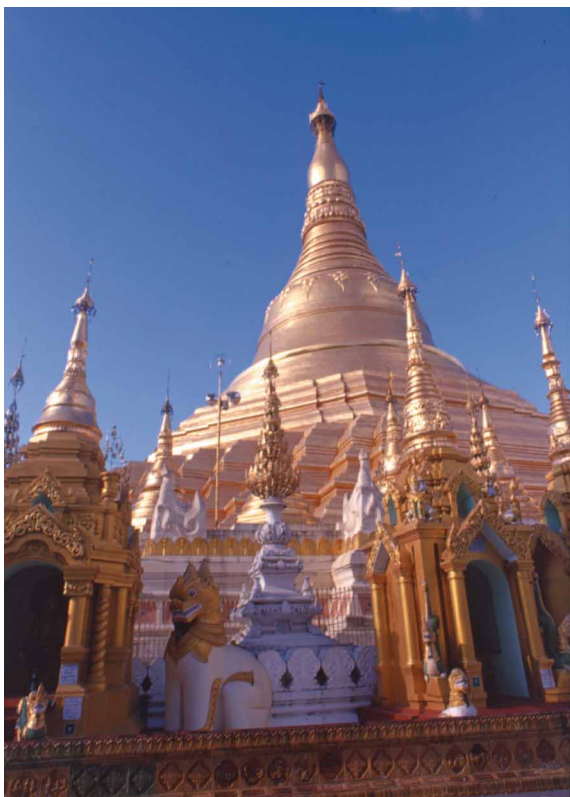
多民俗習慣上，如男孩長到七、八歲，都要到寺廟中過一段出家生活，時間一般在「夏安居」的雨季三個月。屆時舉行出家儀式，男孩效法釋迦牟尼的故事，身著王子打扮，在家人簇擁下進入佛寺（圖二），緬人認爲男孩出家對己及家庭都有功德，並且是有教養的表現。但佛教何時及由何地傳進緬甸，至今並無一個明確的定論，有種種的傳說，其一是佛在世時，普迦羅婆底（Pokhar-



圖二 緬甸孩童出家遊行寺院圖



圖四 菩提樹



圖三 仰光大金塔

avati，即今仰光）商人達巴蘇（Tapassu）和巴魯迦（Bholluka）兄弟二人，聽說印度饑荒，運米一船共五百車，到印度布施，並聞佛說法而開悟，佛將其頭髮八根付與他二人，二人大喜，護髮歸國，鑄金塔貯藏佛髮，外加銀塔、錫塔、銅塔，再外是鉛塔，最外是石塔，再用金、銀、鍮、銅、鉛、岩、鐵、石、泥等九種磚砌起來，此即今日仰光大金塔的前身，大金塔又名雪達根佛塔（Shwedagon Pagoda）（圖三），是仰光市最著名的地標，現存的大金塔建於十八世紀，主塔四週環牆，東西南北四門，南門為其主要入口。大金塔底座圍長四三二·八公尺，高九九·四公尺，塔基為十字折角形，四週圍著六十四座姿態各異的小塔。在東南角有一株菩提樹（圖四），相傳移枝自印度菩提迦耶金剛座的菩提樹。金塔上下通體貼金，加上四座中塔六十四座小塔，共用黃金七噸多，塔頂的金傘，掛有一〇六五個金鈴、四二〇個

銀鈴，上端以純金箔貼面，頂端鑲有五四八顆鑽石和二〇〇顆寶石，此金塔與柬埔寨的吳哥窟、印尼的婆羅浮屠，被稱為「東南亞的三大古跡」。

佛教傳入緬甸一個比較可靠的說法是，依據錫蘭《島史》（Dīpavaṇṣa）、《大史》（Mahāvaṃsa）及《善見律毗婆沙》的記載，西元前三世紀，阿育王曾派遣九個宏法團到國外傳教，其中第八個宏法團的須那（Sona）和郁多羅（Uttara），到「金地」（Suvanābhūmi）宏法，傳的是《梵網經》，歸依民眾有六萬人，並剃度男女僧眾四千人，此「金地」極可能是當時下緬甸的直通。

其次，驃國的首都卑謬（Pāymyō）也是古代緬甸的佛教中心之一，從卑謬發現的巴利文佛典殘片說明，此地至遲在五世紀已有了上座部佛教（Thera-vāda-buddhism），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七：「（驃國國城）四隅作浮圖，相傳為舍利佛城。城內有寺百餘區，堂宇皆錯以金銀，塗以丹彩，地以紫



圖五 波巴山


礦，覆以錦繡。其俗好生惡殺，男女七歲落髮，止寺舍，依沙門，至二十不悟佛理，乃復長髮爲居人。」而唐代西行的求法大師義淨於其所著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中稱卑謬爲室利察咄羅國（*Srikṣṣṭra*），也以「極尊三寶」著名。

緬人在建立蒲甘王朝以

前，在宗教信仰上，可能已受到驃人和孟人的影響。且蒲甘地近卑謬，驃人、緬人關係密切，信仰佛教其來有自，宋人周去非的《嶺外代答》與趙汝适的《諸蕃志》，都說蒲甘「其俗奉佛尤謹……國王早朝，其官僚各持花獻王，僧作梵語祝壽，以花戴王首，餘花歸寺供佛。」其所信奉的佛教爲南傳上座部佛教，而上座部佛教未傳入蒲甘前，緬人的原始信仰是「納特」（*Nat*）崇拜，納特包括來自印度教的神祇、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各種精靈及祖先的靈魂和慘遭橫死的人物，他們能主宰人間的禍福，因此緬人爲其建祠堂祭祀，以祈賜福消災，主要的納特共有三十七位，住在蒲甘南方六十公里的波巴山（*Popa*），它是一座高一五一八公尺岩壁陡峭的圓形石山（圖五），也是緬甸的聖山。其次，緬人也信仰大乘佛教和阿利教（*Aris*），此教又名阿吒力教，是梵文 *ācārya* 的音譯，意爲軌範師或導師，是印度佛教密宗的一支，倡導祭

龍，祭祀佛陀和帝釋天，提倡以樂爲解脫，阿利僧享受信徒米飯、牛肉和酒等供養，善鬥而縱酒，並聲稱只要背誦他們的解劫咒語，縱然殺人，也免果報，不管王公大臣或富家貧民，每逢女兒出嫁，須在婚前一日晚上，送到阿利教的寺廟去獻童身，否則便是違犯教規，必受嚴厲懲罰。此外緬人也信奉印度教，崇拜梵天（*Brahmā*）、濕婆（*Śiva*）和毗濕奴（*Viṣṇu*）。

一〇五六年直通王國的高僧辛阿羅漢（*Shin Arahān*）來蒲甘宏揚上座部佛教，得到了阿奴律陀的信仰，並受尊爲國師。阿奴律陀爲了使上座部佛教在蒲甘得以鞏固和發展，及研究其教義，曾遣使直通請求三藏一部，但爲直通王所拒，遂於次年（一〇五七）親率大軍征伐打敗直通，凱旋而歸的阿奴律陀除俘虜了直通王摩奴訶（*Manuḥa*）及許多王族外，並用三十二頭大象馱回三十部三藏及其注釋本，此外也帶回能誦讀三藏的僧眾一千名及建



造塔寺的工匠。阿奴律陀在蒲甘修建藏經樓保存這些佛經，又派四名大臣至錫蘭，請回更多的三藏典籍，和直通帶回的佛經加以校勘，並命人用緬文複製三藏典籍，由於阿奴律陀的努力，上座部佛教迅速地在蒲甘宏傳開來。一〇七一年錫蘭的維闍耶巴忽王（Vijaya Bahu I）為振興佛教，求助阿奴律陀，阿奴律陀遂派遣許多高僧攜帶佛經前往錫蘭宏法，使錫蘭的佛教得以復興。阿奴律陀死後，蒲甘歷代的諸王亦是崇奉土座部佛教，江喜陀、阿隆悉都兩代，除了在國內造塔建寺外，更派人至印度菩提迦耶修建佛座，重葺阿育王大殿。辛阿羅漢死後，阿隆悉都又續聘般他求（Pundajit）為國師。那羅波蒂悉都時，國師烏多羅耆婆（Uttarajiva）於一一八〇年率弟子車波多（Chapata）等赴錫蘭求法，一一九〇年車波多返回蒲甘，認為自己傳承的是釋迦牟尼佛和摩哂陀長老（Mahinda）的純正上座部佛教，否認辛阿羅漢所傳戒法的

合法性，遂建寺自立一派，稱為「新義宗」，辛阿羅漢傳者為「古義宗」。車波多死後，新義宗又分為「濕婆利派」、「多摩陵達派」及「阿難陀派」三派。但無論如何，上座部佛教已成爲蒲甘王朝及日後全緬甸的主流宗教，而蒲甘也蔚爲當時的國際佛學研究中心，吸引來自印度、錫蘭、泰國和柬埔寨的僧侶來此求學。而早期的信仰，除阿利教外，都成了上座部佛教的輔助部份而繼續流傳，如現存的納特隆江寺（Nattalungkyang Temple），即是當時的印度教廟宇，主殿中心柱壁龕殘存的浮雕，刻繪毗濕奴睡在宇宙之蛇賽雲（Sesa）身上，其肚臍長出三朵蓮花，上面分別坐著梵天、毗濕奴和濕婆，外牆的十個壁龕也供奉著毗濕奴的十個化身（圖八）。

### 萬塔擎天

蒲甘時期的上座部佛教有一個重要特點是「積功德」自救信仰占了主導地位，即把個人的財富用於宗教上，以求得

更好的來世，或生於天界，或生在未來佛彌勒佛前，並且最後證得涅槃。一二七一年一塊碑銘的主人就說道：「自我爲人，即享福樂高於常人，我欲擁有象、馬、聰明、高貴，不知悲苦，享盡福後得涅槃之寂靜。爲此，我真誠地奉獻土地財富。」在這信仰的驅動下，造塔建寺成爲全民運動，國王、貴族、官僚、富豪竟相出資建造。僅在蒲甘周圍大約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區，所建造的大小寺塔就有四千多座，因此蒲甘王朝也被稱爲「建寺王朝」，而蒲甘也有「萬塔之城」之譽。其中許多寺塔規模宏大、結構嚴謹，前後歷時數十年才完成。據統計，王室建造的寺塔，占寺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，每座耗銀一三〇〇〇盎司；各級官員捐資興建的占百分之五十五，每座耗銀六〇〇〇盎司；平民所建的占百分之二十五，每座耗銀二六六盎司。以蒲甘地區的四千餘座寺塔來計，共耗掉一二一一・六七萬盎司十三四・三五萬公斤的

白銀。

總體而言，緬甸的藝術以寺塔建築為主，蒲甘的寺塔建築有木造和磚造二種，但前者早已蕩然無存，留存下來只有磚造建築。早在西元一世紀緬甸就有大量的磚造建築，這具有千年歷史的傳統砌磚技術，加上阿奴律陀從直通俘獲的大批的優秀工匠，使蒲甘一開始建造寺塔就能達到很高的水準。寺塔的基本型式承襲印度，但緬人予以吸收變化，如添加真正由拱石砌成的拱門及採取圓拱形的屋頂，而形成別具特色的型式。這些寺塔大致可分為兩類：一是存放佛陀遺骸聖物實心建築的佛塔（*pagoda*）；一是有中空的主體建築及輻湊狀排列的附屬建築物，並包括上層佛塔在內的寺院（*temple*），作為供祀佛像之用，此類建築最具有蒲甘建築藝術的特點，結構嚴謹，氣勢宏大，主次分明，占地近百畝。

佛塔又可分為四種主要類型：第一種是球莖狀的塔身；

第二種是底部是一序列逐層減縮的層台，其上有時有一層八角形的塔基，塔基上為圓柱型或覆鐘型的塔身，塔身上為有圓環周圍圍繞的細長塔尖；第三種和第二種相同，只是在塔身和塔尖間多一層像菴磨羅果（*amalaka*）的鉢狀圓盤，其表面佈滿平行的直條稜線；第四種則是在塔身和塔尖間插入一層箱形的基座。

寺院一般是四方形，以型式來分，可分為兩種型式：一種是較罕見的空心四方形主殿，只有一個入口和供奉在內牆的一尊佛像；而最常見的是中心柱窟型的主殿，柱的四面均有供奉佛像壁龕，圍繞中心柱有一條或二條的迴廊，供信眾頂禮繞佛。主殿的側邊有時有一間向外凸出的前室或柱廊，有時東、西、南、北各邊各有一間。主殿之上為數層逐層減縮的層台，其上有一佛塔或一冠有小塔的尖頂（*sikhara*），大多為彎曲的曲線型，少數是側面平直的角錐形。若以時代來分，蒲甘的寺院又可分為

早期型式和晚期型式二種，前者又稱「孟型」（*Mon Style*），它盛行於一一一〇年以前，後者又名「緬型」（*Myanmar Style*）盛行於一一七五年之後。早期型的特徵是幽暗肅穆的主殿內部，微弱的光線從裝有石雕或紅陶土方格的壁窗投射進來，主殿之上是斜式的屋頂，屋頂之上為層台，層台之上安裝有佛塔。晚期的主殿由於採光來自高聳的拱型入口



圖七 鷹鵝魚圖像



圖九 瑞喜宮佛塔



圖八 寺院內牆壁畫

以及寬敞的窗戶，其內部既明亮又通風。同時也出現雙層建築，斜式屋頂改成平台，而真正以拱石砌成的拱門亦已發展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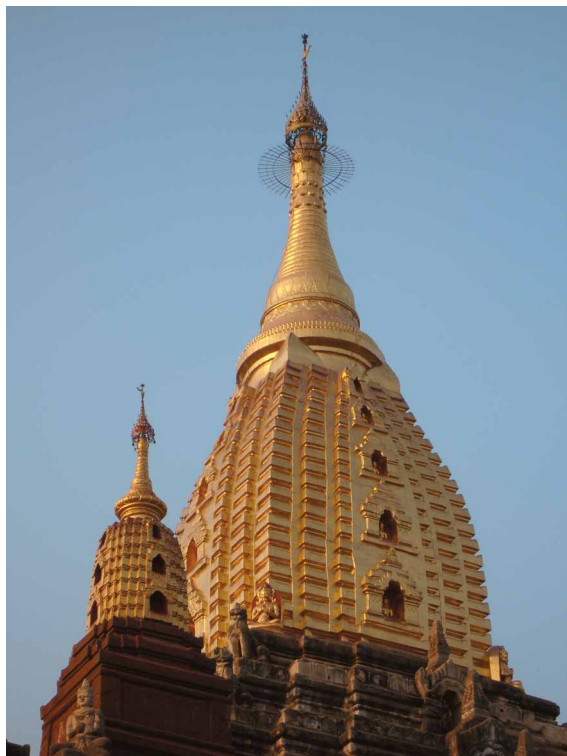
寺院外部的牆面都保持素白，主要的裝飾集中在牆的基腳、上楣、壁形方柱和拱門的山牆，尤以山牆的飾物更雕刻的栩栩如生，有繁複的渦卷形圖案、磨羯魚（makala）（圖七七）、緊那羅（kinnara）、天鵝（hansa）等圖像。主殿屋頂的四周建有一排設有槍眼的矮垣，每層台的四角則豎立一座細長的尖塔，而山牆、長方形壁柱、尖塔的垂直線條，構成一股往上揚舉的力量，把原本山岳般憨重的寺院，化為聳立空中陡峻的樓閣。

主殿的中心柱和牆壁設有供奉佛像的壁龕，這些佛像有原作，也有後來重新補修的，製作方式有磚砌、石雕、木雕和銅鑄，姿態分為坐姿、立姿、臥姿三類，坐姿皆為跏趺座，但手勢有觸地印、轉法輪印、禪定印之別，立姿則雙腳

並立，手結與願印或轉法輪印，臥姿則為頭北面西右脇而臥的般涅槃相，這些佛像都具圓滿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好。

有些寺塔的牆壁裝飾著赤陶版浮雕，早期的陶版沒有上釉，晚期則塗上一層綠釉，版上刻畫佛傳及五四七則本生故事（jataka），圖下有孟文或緬文題記，標寫本生故事的序號或主題。另外，在部分寺院內部的牆面與天花板繪有壁畫（圖八），製作的方式是先在白色的石灰牆面素描景物的外型，接著塗上黃、綠、紅、褐色，最後用墨筆或朱筆鉤勒輪廓線，所繪的內容有佛傳、本生故事、過去二十八佛、天界景象等。

蒲甘原有的四千餘座寺塔，幾個世紀以來，由於緬甸政治中心的外移和戰爭的毀壞，多數寺塔遭到破壞，據一九七三年緬甸考古局的調查，目前尚存二二一七座，而一九七五年大地震，大部份的建築又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，現擇其中較有代表性者介紹如下，



圖十一 阿難陀寺塔尖及傘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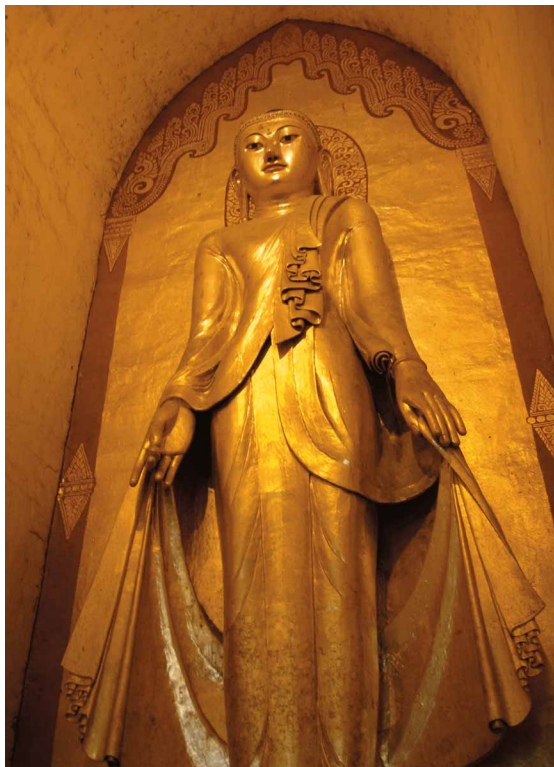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 瑞喜宮過去四佛之一拘留孫佛

以見一斑：

瑞喜宮佛塔（Shwezigon Pagoda），始建於一〇五九年，完成於一〇八六年。因為裡面奉祀著佛陀的鎖骨、牙齒、前額骨，成為蒲甘最神聖的一座佛塔。塔址的選定有著傳奇的故事，阿奴律陀為擇地建塔奉祀這些聖物，他把佛牙等裝在寶盒內，讓白象馱著任意漫遊，並鄭重祝禱，白象停止的地方便是建塔之處，結果白象跪臥在現在的塔址上，遂於其上建瑞喜宮佛塔。阿奴律陀在第三層塔基建成後便去世了，工程由江喜陀繼續完成。此塔除了宗教上的尊崇地位外，在建築學上也具極重要的指標，它是緬甸佛塔的典型，從此以後緬甸的佛塔擺脫印度的造型，發展出自己的民族風格。瑞喜宮佛塔為鍍金實心的圓鐘型建築（圖九），結構簡潔單純，底部是三層逐層縮減的正方形塔基，其上為八角型基座，再上為鐘形塔身，塔身中間鑄有條紋的環狀腰飾，塔身之上為尖細之圓錐形塔尖，周

匝圍繞鐵環，最高之塔頂置有一傘蓋。塔基台階壁面砌有綠釉赤陶版，浮雕佛本生故事，塔之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各建有方形小寺一間，分別奉祀銅鑄過去四佛立像，每尊高四公尺（圖十）。

阿難陀寺（Ananda Temple），一〇九〇年江喜陀所建，據緬甸編年史的記載，有八位印度香醉山（Gandhamādana）的聖人來到蒲甘，受到江喜陀隆重的尊禮供養。某日，江喜陀想見香醉山的幸福之源（Nandanula）窟室的情景，八聖人以神通力將窟室搬至江喜陀面前，王大喜，遂仿之而建此寺。阿難陀寺是蒲甘最精美的寺院，也是早期型式的傑作，全寺平面為正十字型，設計時就已經充分考慮到整體結構的對稱與平衡，主殿的東、南、西、北四方，各有一間門廊，四周有圍牆，除了僧侶起居的主樓，還有寺主居室、授職廳、念經堂以及供香客住宿的房間。主殿高一〇·五公尺，其上有一層斜式屋



圖十二 阿難陀寺立佛

頂，屋頂之上有四層層台，層台四角豎立一座小塔，層台上是曲線型尖頂，最上為細瘦的塔尖和傘蓋（圖十一），整個主體建築總高度為五二公尺，方形基座每邊長五三·三公尺，尖頂及塔間外表貼金，餘則粉以白色，在藍天烈日下倍顯光耀燦爛。門廊入口左右各有一尊守衛的護法神，進入主殿有二條圍繞著中心柱的平行迴廊，其外牆有二排尖頂的小窗，透進些許光線，烘托出一

股幽邃的氣氛。中心柱的四邊各有一間高聳圓拱形屋頂的龕室，每室供奉九公尺木雕漆金的立佛一尊，透薄貼身的僧袍，明顯地受到印度波羅王朝的影響，屋頂天窗的陽光正好投射在佛臉上，慈悲俯視的眼神隨時撫慰著跪在底下訴說苦難的信眾（圖十二），這四尊佛像是賢劫的過去四佛：北邊的拘留孫佛（Kakusandha）、東邊的俱那含牟尼佛（Kanakamuni）、南邊的迦葉佛（Kāyāśāpa）及西邊的喬答摩佛（即釋迦牟尼佛 Gautama），其中除南北兩尊是原作外，餘為重修仿造。在喬答摩佛腳邊有兩個壁龕，裡面有二尊的石雕像，左邊是辛阿羅漢，右邊是江喜陀。此外，迴廊的牆壁也有佛龕，供奉不同姿態的石刻佛像，而外迴廊的牆壁更有兩行八十幅的浮雕，刻畫釋迦牟尼佛這一生的傳記。阿難陀寺也裝飾了大量的綠釉赤陶版，描繪釋尊降魔成道的勝利畫面以及本生故事的情節，每個陶版下都附有孟文題記。



圖十三 蒲甘落日

他璜瑜寺（Thatbyinnyu Temple），一四四年阿隆悉都所建，它是介於早期和晚期型式間的過渡型寺院，主殿是雙層白色方形建築，每一層之上各有三層層台，每層台築有槍眼之矮垣，四角各豎立一座小



圖十四 從他瓊瑜寺遠眺達瑪揚基寺



圖十五 達瑪揚基寺精緻的磚砌外牆

塔，在底樓的東側有一間凸出的門廊，中央有梯道通向主殿，主殿的入口兩旁有兩尊護法神頂樓層台之上為曲線形尖頂，其上再置一細長佛塔，使整個建築的總高度為六一·三公尺，是蒲甘最高的佛寺，也是鳥瞰蒲甘全景最佳的場所，從頂樓的層台觀賞落日已成為當地的旅遊景點之一（圖十

三）。寺的東北有一間平房，是用建築他瓊瑜寺的記數磚所建造的，即他瓊瑜寺每用一萬塊磚，則用一磚記數，最後將這些記數的磚聚集起來而建造此屋。

達瑪揚基寺（Dhammayangyi Temple），一一六五年那羅都王所建，是蒲甘最大的佛寺，從遠距離的任何方位都



圖十六 敏喀巴村的古標緻寺

可以看到它（圖十四），本寺以精美的磚造工藝著稱，磚與磚間的接合，幾乎看不見空隙（圖十五）。整體建築的結構與阿難陀寺非常相似，正方形的主殿與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凸出的門廊，使它的平面圖成正十字型，主殿之上有二層斜式屋頂，其上有四層層台，但層台之上的尖頂業已傾圮。此寺原有二條貫穿四邊的平行迴廊，但入口只能抵外迴廊，內迴廊用磚牆封閉不能進入，內迴廊是繞行禮拜中心柱諸佛最重要的通道，為什麼封閉？封閉的時間是在那羅都王生前或死後？無人知曉。只知道建造者那羅都是一位非常殘暴的君主，他不但弑父，也把自己的王妃印度帕鐵喀亞王（Pateikkaya）的女兒害死，引來帕鐵喀亞的忿怒，遂於一六五年派遣八名刺客暗殺那羅都。

提羅敏羅寺（Htilominlo Temple），一三二一年提羅敏羅王所建，他是那羅波蒂悉都王的幼子，本無權繼承王位，某

日那羅波蒂悉都會集提羅敏羅及其四位兄長，並插一柄象徵王權的白傘於五人中間，而祝禱之，若白傘彎向某人，則由彼繼承王位，後白傘彎向提羅敏羅，提羅敏羅遂得即位，並於該處建寺紀念，而以己名作為寺名，Htilominlo 一詞源自巴利語 *tilokamangala*，意為「三界之祝福」。此寺為蒲甘大型寺院之一，方形的基座每邊長四十三公尺，寺高四十六公尺，為雙層磚造方形建築，底層有兩梯通向二樓，每一樓層各供四尊過去四佛，寺之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各有一間向外凸出的前室，拱門的山牆、上楣及方形壁柱，裝飾著精美的石膏雕像，寺內的壁畫都已剝落，只有牆頂的天宮圖尚未被破壞。

古標緻寺 (Gubyaukgyi Temple)，蒲甘有兩座古標緻寺，一在敏喀巴村 (Myinkaba) (圖十六)，一在威即因村 (Wetkyin)，均以壁畫聞名於世，有「偉大的繪畫窟寺」之譽。前者建於十二世紀，後者

建於十三世紀，前者的修建有則動人的故事，據說有一次江喜陀為走避父王阿奴律陀的盛怒，來到一位僧人和其姪女娖布拉 (Thambula) 的住處，娖布拉美麗又有高貴的氣質，深深地吸引著江喜陀停留在那裡。過了不久江喜陀被召回宮，臨行將一隻指環交給懷有身孕的娖布拉，並告訴她如果生下女孩，就賣掉指環養育她，如果是男孩，就帶著指環和孩子進宮。過了七年，江喜陀已登基為王，有一天娖布拉帶著指環和孩子出現在江喜陀的面前，江喜陀非常高興，立刻封娖布拉為后，並賜給三個村莊的農奴，其子羅閣鳩摩 (Rajakumar) 也獲得豐厚的賞賜。娖布拉死後，三個村莊的農奴和娖布拉的所有首飾又轉賜給羅閣鳩摩。在江喜陀統治了二十八年最後病危臨終之際，羅閣鳩摩感念他的恩澤，鑄了一尊金佛獻給他，並稟告說：「此尊金佛獻給父王，您所賜的奴隸全用來供養此佛，願您康復快樂。」江喜陀非常

高興連番讚許，這間寺院就是用來奉祀這尊金佛。敏喀巴村的古標緻寺，其前室、迴廊佛堂都繪有精美的壁畫，是蒲甘現存的早期畫作之一，內容主要是佛傳和本生故事，每則本生故事圖下都有孟文題記。威即因村的古標緻寺壁畫也以本生故事為主題，畫在四邊有輪廓線的小方格中，其下用緬文標寫畫題及要旨，惜大部份的畫作均於一八九九年為西方探險家所切割盜走，現遺留下來的已很少。●

攝影：張文玲

主要參考書：

- 一、賀聖達，《緬甸史》，北京，一九九二。
- 二、大野徹、井上隆雄：《バガンの仏教壁畫》，東京，一九七八。
- 三、Paul Strachan, *Pagan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Old Burma*, Singapore 1989
- 四、U Ba Thauang, *Glimpses of Glorious Bagan*, Yangon, 2005

一九一期刊正：  
頁二一四 北港朝天宮正殿內的「慈雲瀟瀟」匾為紀仁智先生提供。